

汪曾祺

头一个搞兵马俑的并不是秦始皇。在他以前,就有别的王者,制造过铜的或是瓦的一群武士,用来保卫自己的陵墓。不过规模都没有这样大。搞了整整一师人,都与真人等大,密匝匝地排成四个方阵,这样的事,只有完成了“六王毕,四海一”的大业的始皇帝才干得出来。兵马俑确实很壮观。

面对着这样一个瓦俑的大军,我简直不知道对秦始皇应该抱什么感情,是惊叹于他的气魄之大?还是对他的愚蠢的壮举加以嘲笑?

俑之上,原来据说是建筑的,被项羽的火烧掉了。很自然的,人们会慨叹:“楚人一炬,可怜焦土。”

有人说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奇迹。

单个地看,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。它的历史价值、文物价值,

兵马俑的个性

要比艺术价值高得多。当初造俑的人,原来就没有把它当做艺术作品,目的不在使人感动。造出后,就埋起来了,当时看到这些俑的人也不会多。最初的印象,这些俑,大都只有共性,即只是一个兵,没有鲜明的个性。其实就是对活着的士卒,从秦始皇到下面的百夫长,也不要求他们有什么个性,有他们的个人的思想、情绪。不但不要求。甚至是不允许的。他们只是兵,或者可供驱使来厮杀,或者被“坑”掉。另外,造一个师的俑,要求逐一地刻画其性格,使之互相区别,也很难。即是把米开朗琪罗请来,恐怕也难措手。

我很怀疑这些俑的身体是用若干套模子扣出来的。他们几乎都是一般高矮。穿的服装虽有区别(大概是标明等级的),但大同小异。大部分是短褐,披甲、著裤,下面是一色的方履。除

了屈一膝跪着的射手外,全都直站着,两脚微微分开,和后来的“立正”不同。大概那时还没有发明立正。如果这些俑都是笔直地维持立正的姿势,他们会累得多。

但是他们的头部好像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。这些脑袋是“活”的,是烧出来安上去的。当初发掘时,很多俑已经身首异处,现在仍然可以很方便地从颈腔里取下来。乍一看,这些脑袋大体相似,脸以长圆形的居多,都梳着偏髻,年龄率为二十多岁,两眼平视,并不木然,但也完全说不上是英武,大都是平静的,甚至是平淡的,看不出有什么痛苦或哀愁——自然也说不上高兴。总而言之,除了服装,这些人的脸上寻不出出兵的特征,像一些普通老百姓,“黔首”,农民。

但是细看一下。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完全一样。

有一个长了络腮胡子的,方方的下颌,阔阔的嘴微闭着,双目沉静而仁慈,看来是个老于行伍的下级军官。他大概都会带兵,而且善于取,宽严得中。

有一个胖子,他的脑袋和身体都是圆滚滚的(他的身体也许是特制的,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),脸上浮着憨厚而有点狡猾的微笑。他的胃口和脾气一定都很好,而且随时会说出一二稍带粗野的笑话。

有一个双颊很瘦削,是一个尖脸,有一撮山羊胡子。据说这样的脸型在现在关中一带的农民中还很容易发现。他也微笑着,但从眼神里看,他在深思着一件什么事情。

有人说,兵马俑的形象就是造俑者的形象,他们或是把自己,或是把同伴的模样塑成俑了。这当然是推测。但这种推测很合理。

春日芳菲

许丽晴

扶栏的那一刻,突然又想画花鸟了。

那一天,我从8楼阳台上往下望去,园子里树梢柳枝团团簇簇高低起伏,错落在小巧精致的亭台水榭间,在三月明亮的阳光下滋生着,舒展着,饱满着一片绿意,撩得风里也都有了青翠的调子。不知什么鸟儿一声啾啾,婉转悠长,飘过浸在在枝叶叶中,像是在诱惑着什么。我转身下楼来,园中小路曲折着,通向花木繁茂的深处。大概是季节正合适吧,牡丹茶花兀自开着,那株路边粉色的樱花树,不知什么时候撒开薄纱般的雾幔,把人们罩回小时候的梦里。

熟悉的人都知道,我是喜欢这等园林景致花草林木的。

当年学画,曾经问一位老师,画什么好?他说,当然画山水。我问为什么,他说山水画集天地山川万象,自然为创作之首选。不过女姓习画多喜花鸟及工笔。可是,花鸟容易俗。老师说完,又认真补充一句。想来也是,常见一些街头画廊,有着“集雅”“博古”之类的门脸,多少也藏了一些名家书画,可铺面前面往往总是少不了横陈着几幅热闹的牡丹红梅国画作品,色泽鲜艳欲滴,泛着艳俗之气。再仔细寻了那些别的花鸟画,也是多半有几分刻板面孔或似曾相识甚至千篇一律的。心中便陡生出些惆怅,更生几分对山水的向往。想着当年临摹芥子园画传,也应该算是有几分的童子功底,一时之间有点心神不定蠢蠢欲动。

没几天,一位朋友发来彩信。打开了,一幅烟雨苍茫瑰丽绚烂的巨幅山水画卷呈现在眼前。天呢!我从心底里惊呼一声。气象万千。这才是气象万千哩!那一瞬间,我完全读懂了这个词儿的全部意义。知道谁的吗?朋友装神弄鬼。张大千的《庐山

老师说,你的花鸟画,不俗。有些日子了,池塘在温暖的春阳下波光粼粼,晶莹而又温润。靠岸的这边落红片片,是茶花瓣呢,却犹如妙手手的唇彩。我知道,槐子花又要开了。



《光彩坝上》 周叶摄

劳动,一个光荣的词

李安宁

“草”字头在上
注定你一生
与晨露为伍,为朝阳为伴
“力”字底在下
注定你一路
劳心劳力,风雨兼程
“草”赋予你百折不弯
不屈不挠的韧性
一点阳光,一点雨露
你都能绽放生命绿意
“力”赋予你勇往直前
战胜困难的锐气
一把镰刀,一把铁锤
你都会谱写华彩乐章

劳动,一个光荣的词
翻遍所有词典
也难以找出词汇
赞美“劳动”这个词眼

俊辉与他的“桑榆晚”艺术团

叶兆祥

俊辉是我的高中同学,1968年中学毕业后天各一方,我参军入伍来到省城,而俊辉回到老家——苏北黄海之滨的一个乡村小学执教几十年,先教师后主任,直至校长。离校以后多年失去联系,直到前年全班同学毕业后首次大聚会,才重新得以见面。今年四月初,俊辉邀请我们几个老同学去他那个“乡下踏青”,我们欣然前往。

就在到达乡间的当天晚上,俊辉在饭店为我们洗尘接风,满满当当地三桌人,我们同学一桌,其他的都不熟悉,大概是俊辉的家人和朋友。酒过三巡,只见俊辉站起身来,对那些朋友们一声招呼“开始吧”,那些人纷纷站起来,来到餐厅的小舞台上,如变魔术般,每人手中忽然多了一样东西,仔细瞧,原来是乐器,有二胡、琵琶、竹笛、大提琴、葫芦丝等,俨然一支乐队啊!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,俊辉安排他们坐定,只见他一挥手,随着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悠扬的旋律在大厅响起,竟然开始了一场有模有样的文艺演出,接下来,什么器乐合奏、独奏、男声独唱、京剧、越剧演唱啦,足足热闹了半个多小时,自始至终,俊辉不仅是整场演出的指挥,同时,还一会儿吹笛子,一会儿拉二胡,这让我们这些老同学大跌眼镜,印象中的俊辉身材高大,是校篮球队的一把好手,没听说过他玩过文艺啊?大家十分惊讶和激动,掌声、叫好声一浪接着一浪,好一个俊辉,还有这两下子!

晚宴结束,我们与俊辉攀谈起来。俊辉告诉我们,自从退休以后,很想在家干点什么。小的时候曾经摆弄过笛子二胡,那就重拾少年时

图》啊!这幅作品早就听说,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。跃跃欲试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开始了创作。

作画真是神奇的事儿,一旦上手便欲罢不能。点线面,勾勒皴,再加上构图布局气韵,无论哪一方面都那么让我着迷,我真的一头扎了进去。笔饱墨酣,水色淋漓,那些日月星辰,那些山川花木都让我如痴如醉。我去了太行山,领略它刀削般悬崖绝壁的沧桑伟岸,也见识了通天峡高山平湖深潭瀑布;又去了泰山,感叹它“一览众山小”的雄奇险峻,欣喜海上日出的壮观神奇变幻无穷;还去过庐山,望眼庐山瀑布千古长流,感叹襟江带湖的巍峨雄伟;更是三上黄山,领略莲花天都的鬼斧神工,陶醉于渺云海的神秘莫测出入神入化之中。我尽情地欣赏着,解读着它们,我在不停地行走。

那个踏雪而归的冬日,我疲惫地回到家中,如释重负。人在旅途,始知是累的。何况我一个弱女子。半醒半睡之间,一缕香气似有似无地滑过,像雾,像雨,又像风。我从梦中醒来,端坐,磨墨,铺纸,运笔。

我的心里一片清宁,只有花开的声音,也有露珠的清凉,还有天鹅羽翼上的霞光。想起小时候后院那个大花园,四季次第开放着花儿,芍药、月季和金针,还有我们的嬉戏、笑闹和尖叫。那个时候,风在跟着我们飞舞,阳光是我们的怀抱,泥土把我们唤醒了芬芳。数年后去了云南,迫不及待的我甩开同伴直奔香格里拉,扑向香气氤氲一望无际的花海草甸,狠着劲儿打了几个滚。我这才知道,走过多少年,无论走过多少山川河流层峦叠嶂,自己的心里,一直住着那个百花园。

老师说,你的花鸟画,不俗。有些日子了,池塘在温暖的春阳下波光粼粼,晶莹而又温润。靠岸的这边落红片片,是茶花瓣呢,却犹如妙手手的唇彩。我知道,槐子花又要开了。

孙丽丽

紫藤花又开了。不由让人想起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,“阳台搭着紫藤花架,半壁斜阳爬,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……”

我在小区的紫藤架下停住了脚步,藤如蛟龙疾走,刚劲古朴,叶密如屏,浓密的绿叶,在交错的藤蔓间尽情疯长,立于架下,阳光无法穿透那片阴凉。紫藤花开,淡淡的,像点在水面的墨,朦胧而梦幻的淡紫,漫延在枝叶间,阳光下闪着点点微光。那香亦是淡然,像水中的涟漪,一点点柔和地波及至我的鼻尖,香气仿佛也是紫色的。

一路紫藤花开

走近,一朵一朵的小紫花挂在藤蔓上,花序如翠蝶成行,宛若风中的银铃,摇曳着,披垂如瓔珞,如流苏。上面浅紫,下面紫色缓缓加重,好似一点点沉淀,仿佛在流动。紫藤花安静地绽放着,此一穗彼一串伶仃挂在叶梢间,紫藤无语着郁郁葱葱,让人沉浸在一种丰富的安静中。

紫藤花,不但可观赏,还可入画入菜,国画的主角常是紫藤花,喻为读书人隐逸高雅的气节。在家乡,每年春天,当紫藤花含苞时,人们会提着篮子、端着簸箕,来到树下采摘紫藤花。或蒸或炒,或做成紫藤粥,清香

可人。紫藤花还可做糕饼,母亲总将带露的花朵摘下,制成藤萝饼,回味无穷。

《花经》记载:“紫藤缘木而上,条蔓纤结,与树连理,暗度屈曲蜿蜒之伏,有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,仲春开花。”传说,紫藤为情而生,为爱而亡,藤缠树,树恋藤,情缘穿核时空!喜欢一个人,卑微却也在心底开出一朵妖娆的花,如那叫张爱玲的女子。

女人为爱而生,沉醉在爱情中的女人,温存而明亮,有着一安于宿命的甜蜜。如果生命中没有爱,就会

努力去寻找,哪怕是一份虚幻的爱。爱一个人,拚了一生的花香,直至荼靡。

心仪的几位港台才女,亦舒、吴淡如等,她们的婚姻均是不顺,她们皆是一群极度聪明的女子,太过聪明,所以失败。关于这一点,张爱玲说得最彻底:最无能的女人最厉害。言下之意:无能女人藤般,视婚姻如树,所以不敢挑剔,如紫藤树,独自则不能存活。

每年,紫藤花都会一丝不苟地开放,一朵朵,直至一片绚丽的紫色。沿长长的廊,让一路藤花开满怀。

许蒙

仲老汉今年约摸六十来岁,发福的身材甚至有些臃肿。但是做起活的时候,真像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。几十斤重的铁锤一鼓气能抡二、三十下,一个上午就能打就五十套“绳钩”。

老人们常说人生三苦:打铁,撑船,磨豆腐。打铁的师傅日夜在炼炉旁忍受着炎热,冬天还好,如果是夏天工作的地方简直就如地狱。我去拜访仲老汉的时候,他正在火炉旁深一下浅一下地敲打着。我在炉旁不过一小会儿,衬衫就被流出的汗浸透了。撑船的人也苦,船行在风浪之间,随时都有翻船丧命的危险。说起卖豆腐,三更睡五更起,做的是驴子的工作,更能挣一点糊口的小钱。打铁,撑船,磨豆腐都是苦差事,三者中打铁

位居第一位,足见其不容易。

仲老汉的打铁铺位于皂河老街北侧,紧靠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家大院。因为我对传统的文化和传统手艺很感兴趣,所以在皂河工作的时候,经常去和仲老汉聊天。打铁铺也称“铁匠铺”。所谓的“铺”只是一间破房子,仲老汉的这间铺子被烟火熏的黑乎乎的。屋子正中放个大火炉,炉边架着风箱,风箱一拉,风就进火炉了。现如今仲老汉的“火炉”也用上了电,电炉很方便。都说“人心要实火心要虚”,引来风的炉膛火苗直蹿。把要锻打的铁器先在火炉中烧红,然后将其移到铁墩上。由铁匠师傅掌主锤,下手握大锤进行锻打。主锤要经验丰富的匠人担当,他右手握小锤,左手握铁钳,在锻打的过程

中,凭借目测不断地翻动铁料,使方形的铁料打成圆铁棒或将粗铁棍打成细长铁棍。可以说在老铁匠手中,不论形状如何的铁块都可以变成方、圆、长、扁、尖等各种各样的形状。仲老汉的铁匠铺并没有学徒,所以在锻打大型铁器的时候,仲师傅的老伴就会来打打下手。运河里的船越来越大,很多船上的用具直接在船厂购买了。仲老汉的铁匠铺主要客户是在骆马湖大运河里捕鱼的渔民,平时也会打造一些农具,如犁、耙、锄、镰等,以供乡里的农民使用。也有部分生活用品,如菜刀、锅铲、刨刀、剪刀等,此外还有如门环、泡钉、门插……

听仲老汉说现在的生意不如从前了,也赚不到什么钱。之所以不愿

意放弃这个行当,主要还是不想落下这门手艺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老辈留下手艺,要后继有人,我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吧。据说,他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学打铁呢。尽管仲老汉铁匠铺的火炉通电了,但他还保留着老式风箱。打铁的风箱比普通家用的风箱大很多,也相对更难操作。仲老汉的这组风箱被他保存得很好,如他所说:这可是老物件,得好好保护起来。

小时候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还记得其中说过这么一句话。应该讲的是戚宝山卖豆腐,许仙的妹妹就告诉他:人生有三苦打铁,撑船,卖豆腐。在我看来,从事这些苦行当的人,用勤劳的双手打拼出来的幸福,这种幸福是甜的。